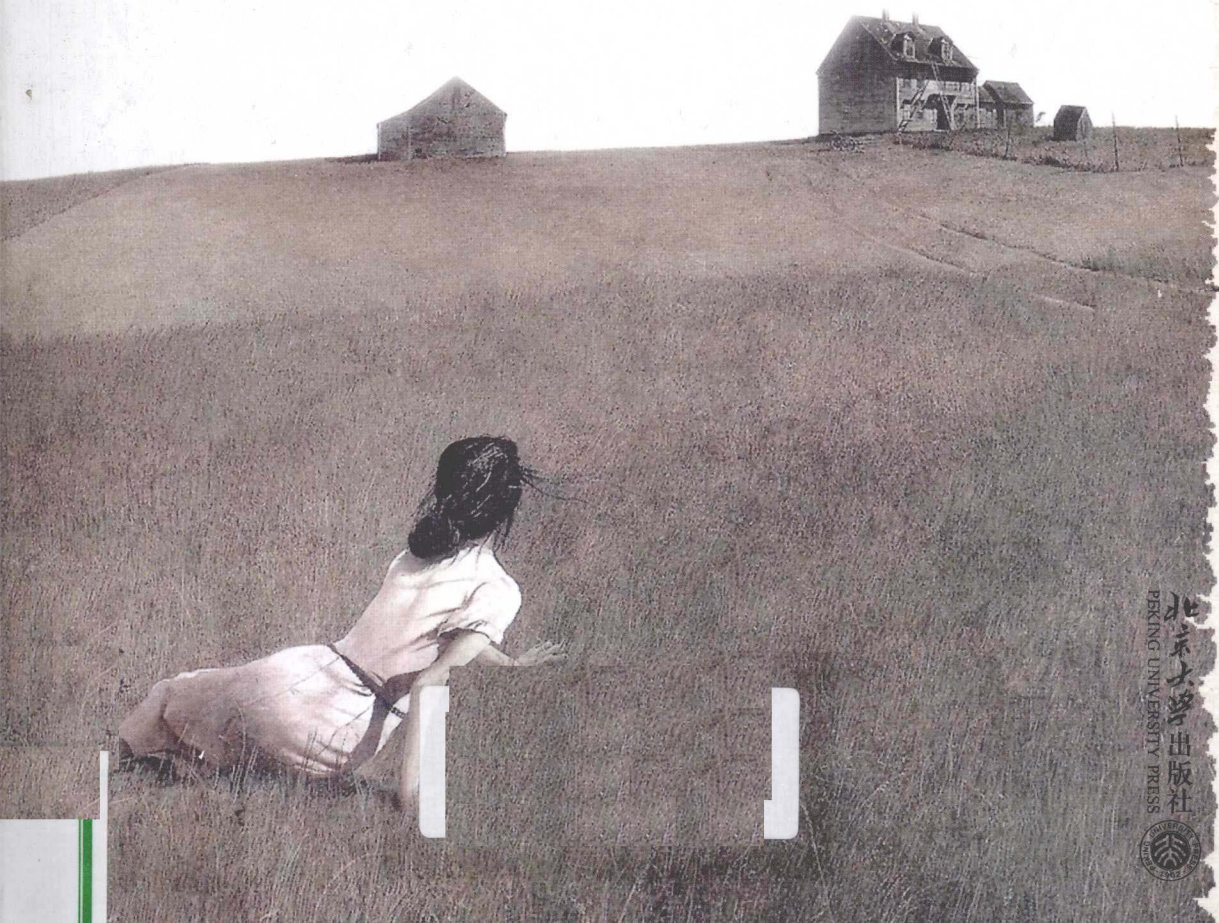


经典七日谈

何北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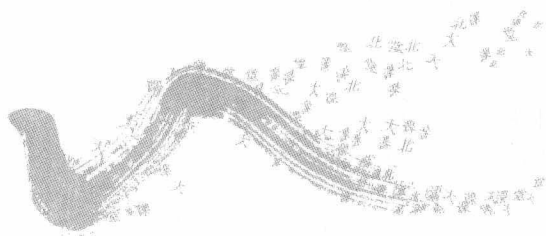


Z835

24

经典七日谈

何兆武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七日谈/何兆武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

(北大大课堂·第3辑)

ISBN 978-7-301-16560-7

I. 经… II. 何… III. 推荐书目—世界 IV. Z8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0579 号

书 名: 经典七日谈

著作责任者: 何兆武 著

策划组稿: 王炜烨

责任编辑: 王炜烨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560-7/B·087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3.25 印张 135 千字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北大
北大

北大
课堂

大众学术传播经典
大师与大众的相逢

何北武

史学家 一九三九年考入西南联大。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八六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一九八六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近作有《上学记》。

何北武

对自然现象，我们只是从外部静观它。但历史却是我们自身的创造，我们是以自己的心灵在感受它，我们满腔热忱地投身参与它、推动它。



目 录

	第一谈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	001
	第二谈 梅尼克《德国的浩劫》	031
	第三谈 罗素《论历史》	053
>>>	第四谈 康德《论优美感与崇高感》	093
	第五谈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125
	第六谈 梅因《古代法》	155
	第七谈 帕斯卡尔《思想录》	181

《历史理性批判》中的两篇历史哲学论文是：《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和《人类历史起源臆测》(1785)。这两篇论文表明,康德与人们习惯于想象的那位足不出哥尼斯堡、拘谨严肃而又“没有趣味的”哲学家的形象,判若两人。正如他中年所写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与《一个通灵者的梦》一样,这两篇文章文思流畅,清明似水,洋溢着机智和幽默,宛如一阙谐谑的插曲——例如,其中提到城市姑娘总比乡村姑娘漂亮,这必然对于游牧部落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吸引——但又始终不失其深邃的洞见。全文体大思精,首尾一气呵成,是一长串理论思维锤炼成的精粹的提纲,并与他整个的批判体系打成一片,成为“三大批判”之外的“第四批判”;卡西勒称之为“历史理性批判”,Composto的专著则径直题名《康德的“第四批判”》。

康德也懂历史吗?正如同样也可以问:康德懂文艺吗?康德写了一部美学巨著《判断力批判》,其中只引过一首腓德烈大王写得实在很不高明的诗,此外并没有谈任何文艺。然而凡研究美学理论的人,大概没有人能忽略这部书。康德的文风,冗长枯涩、佶屈聱牙,冗长枯涩、佶屈聱牙,适宜阐扬美学的道理吗?只有读过了此书之后,读者才会赞叹这位哲人的思想是何等卓绝。他是从一个更高的、“世界公民”的观点之下观照普遍原理的;相形之下,一切具体的事例和史实都显得微不足道。

《历史理性批判》中的两篇历史哲学论文是:《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和《人类历史起源臆测》(1785)。这两篇论文表明,康德与人们习惯于想象的那位足不出哥尼斯堡、拘谨严肃而又“没有趣味”的哲学家的形象,判若两人。正如他中年所写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与《一个通灵者的梦》一样,这两篇文章文思流畅,清明似水,洋溢着机智和幽默,宛如一阙谐谑的插曲——例

如,其中提到城市姑娘总比乡村姑娘漂亮,这必然对于游牧部落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吸引——但又始终不失其深邃的洞见。全文体大思精,首尾一气呵成,是一长串理论思维锤炼成的精粹的提纲,并与他整个的批判体系打成一片,成为“三大批判”之外的“第四批判”;卡西勒称之为“历史理性批判”,Composto 的专著则径直题名为《康德的“第四批判”》。

启蒙时代的精神,即那种多少过分天真的、乐观的信心和憧憬——人类历史是不断在走向完美之境的——可说最集中地表现在当时两部历史哲学著作中: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和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是什么保证了人类不断地在朝着美好前进而渐入佳境呢?那保证便是人类理性的自觉。然而两个人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论述,却又大异其趣。孔多塞的重点在于务实,全就史实加以论述;康德则把重点放在务虚上,专就思辨立论而抽空其具体的内容,故而才可能写出《人类历史起源臆测》,同时又明确指出臆测并不是虚构。康德把历史归结为九条命题,孔多塞则纳入十个阶段;两人都断言经历了种种曲折之后,人类终将步入自由平等的太平盛世。两人开启了下一个世纪的两大潮流:康德开启了黑格尔以降的精神科学,孔多塞则开启了孔德以降的实证主义。两条路

是什么保证了人类不断地在朝着美好前进而渐入佳境呢?那保证便是人类理性的自觉。

两人开启了下一个世纪的两大潮流:康德开启了黑格尔以降的精神科学,孔多塞则开启了孔德以降的实证主义。

如果说,孔多塞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神,那么康德就不仅体现了而且确实还超越了它。卡西勒以为这一理性时代的缺点恰好在于它过分片面地强调理性,乃至竟要以理性囊括人生的全部(随后的浪漫主义就正是从这里打开缺口)。就在这个简单地“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①的时候,康德却匠心独运对理性自身提出了更高明的看法:他把理

性分解为纯粹的、实践的 and 判断的三个领域^②，把认识分解为感性的、智性的和理性的三个层次。而此前人们所谓的理性，往往不过是指智性；那是混淆了理性(Vernunft)和悟性(Verstand)的缘故。(尽管今天有人对认识的认识，仍停留在前康德的感性、理性两阶段论上。)一个人要完全超越时代固然是不可能的事，但他的贡献又往往

评价一个人，并不单看他遗留了多少在后世看来仍然是真确的东西，而更要看他留下有多少创造性的思想仍然值得后人深思。时代提供了传统，至于演出如何则要看个人才能的发挥。(这个题目有 T.S.Eliot 的专文。^③)我们今天读史，不能不惊叹那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所怒放的思想奇葩。

评价一个人，并不单看他遗留了多少在后世看来仍然是真确的东西，而更要看他留下有多少创造性的思想仍然值得后人深思。

两篇论文均甚简短，但表现出作者对历史本质的深思熟虑的考察和见解。“臆测”一篇尤为貌似游戏，其中以基督教神话附会文明进步的史实，信手拈来均成妙谛，简直难以想象世上居然还能有如它所要表示的无非是：历史是一个理性的开展过程，我们在圣书中就可以找到它的原型。解经而出之以如此别开生面的方式，真可称为“非常异议可怪之论”。无怪康德晚年终因“万物”一文触犯当时的文网而受到处分，被禁止讲授神学。大抵古今中外大家的即兴之作，虽似小道，亦必极有可观。(如杜甫的打油诗，贝多芬的小调之类。)哲学家也不必总是整天道貌岸然地滔滔不绝地在说教。

它所要表示的无非是：历史是一个理性的开展过程，我们在圣书中就可以找到它的原型。



>>>

康德 (1724—1804)，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星云学说的创立者之一，也是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基者。

本文写作的年代介于第一(1781)与第二(1788)两批判之间,即美国独立之次岁与法国革命的前夕;文中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第一批判”开宗明义就提出:“我们一切知识都始自经验,这是没有疑问的。”^④但知识始自经验,并非意味着知识就是经验的产物。与经验主义者不同的是,康德认为人心并非一张白纸,知识的成立尚有赖于先验的(非经验的)成分。经验提供素材,而把材料构造成一座知识大厦的,则有待某种先验东西的加工。同样,史料只是素材,要勾画出完整的历史画面,也有待于某种先验东西的加工。这种先验的东西,康德称之为“观念”(Idee 即 Idea,以有别于 Vorstellung 即 idea)。观念并不是历史的产物,而是我们强加于历史之上的。观念是前提而不是结论,没有这个前提的引导,我们就无从理解历史;正犹如没有范畴,我们就无从理解物质世界。

史学界曾有一个口号“论从史出”,它与康德的作意正好相反。(唯物主义者应该把思想理论看做是现实的产物,而不是从故纸堆中得出来的。)例如,一部《二十四史》是摆在那里的,古人读史是读它,今人读史也是读它;但古人和今人的理解和观念却截然不同。如果是论从史出,则古人读史早就应该得出和今人相同的理论和观点了。所以康德的先验论,并不像它表面上看去那么有悖于常识。观察历史(正如观察自然),我们总需戴上一副眼镜的,观念就是那副不可或缺的眼镜。

康德的先验论,并不像它表面上看去那么有悖于常识。

“观念”的第一条命题是:“一个被创造物的全部自然禀赋都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发展出来的。”所以理性这一自然禀赋,就终究是要充分发展出来的。但这个命题不能从史料中得出来,它根据的只是这一观念:“大自然决不做徒劳无功的事。”^⑤

这个观念牛顿曾以之指导我们了解自然世界,康德则引用于解说人类历史。(这是前提;正因为“天生我才必有用”,所以才有“人尽其才”或“各尽所能”的结论。)牛顿的形而上学被引入历史哲学,其间我们看不出有任何斧凿的痕迹(还有:康德与边沁,康德与亚当·斯密之间有某些惊人的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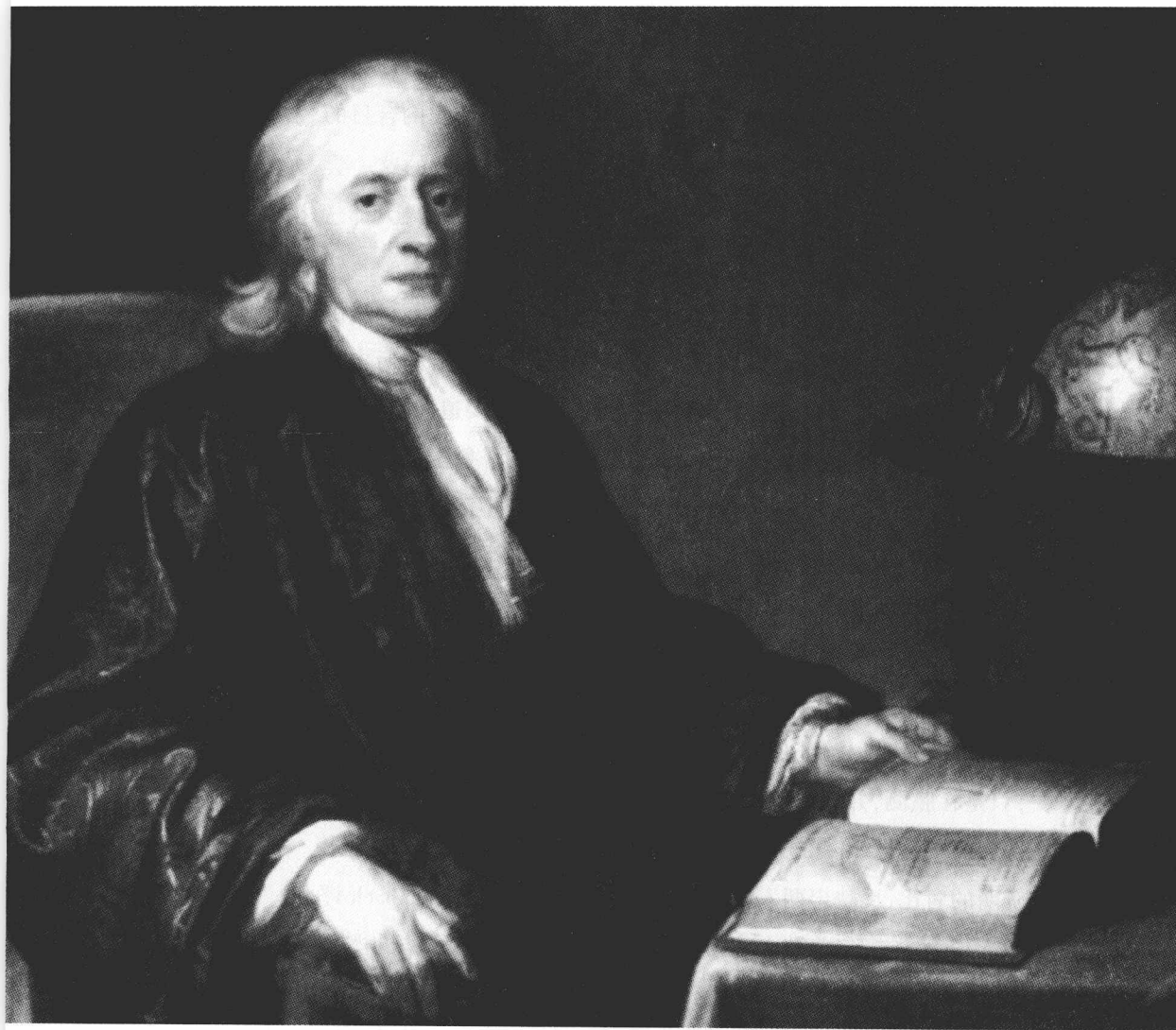
但是大自然的这一目的,却不是个人的身上而只是在整个物种上才会实现,因为个体的生命是太短促了。(古希腊的 Hippokrates 说过“*Ars longa, vita brevis*”〔人生朝露,艺术千秋〕。)既然是要在整个物种的身上实现,就需要有一个使之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因而“大自然迫使人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制的公民社会”^⑥,同理,这一人与人之间的公民社会,又必须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即在国与国之间)重演,建立起一个各民族的联合体(而不是一个大一统的世界帝国);因而理性的充分发展也就是人类永久和平的唯一保证——1795 年的名文《永久和平论》,其大旨不外如是,只不过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的血腥年代,使他的信念(即“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⑦不免多少受到影响。

个体的生命是太短促了。

经验的事

大概没有人比康德更深刻又更敏锐地意识到:经验的事实永远是流变不居的,所以普遍的有效性就只能求之于永恒不变的先验形式,而不能根据经验的事实。道德的准则只能是纯形式的教诫:即你必须按照能够成其为普遍准则的做法去行事。^⑧康德晚年又明确提出:“凡是根据理性的理由对于理性是有效的,对于实践也就是有效的。”^⑨历史是人类的实践,所以它当然也以理性的理由为其唯一的准则。历史理性一旦这样成立,人类历史的两重性(自然性与道德性,必然与自由)就被结合为一体,亦即历史在两重意

实永远是流变不居的,所以普遍的有效性就只能求之于永恒不变的先验形式,而不能根据经验的事实。



>>>

牛顿的形而上学被引入历史哲学,其间看不出有任何斧凿的痕迹。图为牛顿像。

义上是有理性可以阐释的,即它是根据一个合理的而又可以为人所理解的计划而展开的;它又是朝着一个为理性所裁可的目标前进的。前者是历史的合规律性(Regelmässigkeit),后者是历史的合目的性(Zweckmässigkeit),康德之结合自然规律与自由事业的这一尝试,不但前无古人,也使后来者难以为继。到今天,西方学人大都已放弃了这一思辨的努力,而转入分析历史哲学的途径。

历史是理性发展的过程,当然大体上也就是一场由坏而好、由恶而善的不断进步;^⑩同时既然万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终结^⑪,历史有没有一个终结呢?这又是一个永远不能解决而永远要追问的问题。黑格尔肯定它是有一个终结的,那终结就体现在普鲁士政权的身上。(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写了一篇颇为耸动但浅薄无稽的文章《历史的终结》,认为历史已经以两百年前法国革命的原则而告终结了。)康德、黑格尔两人面临同样的问题。但黑格尔是霸道的、武断的,认定全部人类历史都已被囊括在他那历史哲学的体系之中。康德则是谦逊的、探索的。他谦逊地承认迄今为止人类历史行程还太短,不足以验证他的原则;他还谦逊地承认自己不懂得历史,只是在臆测,并期待着历史学界出现一位开普勒或牛顿式的人来探索历史的定律。^⑫这和黑格尔咄咄逼人、剑拔弩张的霸气,恰形成鲜明的对比,反映出两人迥然不同的人格和风貌。Reichenbach 评论两人说:“黑格尔曾被人称为康德的继承者;那是对康德的严重误解,也是对黑格尔不恰当的过誉。康德的体系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要把理性主义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企图,黑格尔的体系则是一个狂信者的简陋的虚构。”他还断言:“系统哲学到康德就终止了。”^⑬这种臧否是否妥当,可另作别论,但两人的历史哲学予人以

康德则是
谦逊的、探索
的。

康德的体
系不失为一位
伟大的思想家
要把理性主义
建立在科学基
础上的企图。